

## 殖民地化的建築： 亞洲的「亞洲」空間政治與論述

林家暉\*

建築學在國際的學術場域裡以目前主流的認識論及其相關理論底蘊的面向來看，可以說是一門以「西方」為中心及基礎的學科。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以當代亞洲作為經驗性主體的建築與都市研究，尤其是有牽涉到理論分析、應用及發展的研究操作，例如在臺灣的建築與都市理論探討，常常在與國際學術場域接軌時產生以下的挑戰。首先，批判性觀點的建立很容易落入「西方」認識論在文化正統與連續歷史性的框架下進而產生「對—錯」、「發展—未發展」、「有秩序—無秩序」、或是「具邏輯—混亂無章」的結論。這樣的結論往往太過果斷，常常也缺乏繼續深化的潛力。這樣的結論長期以來也對亞洲的地域自明性造成一定程度的汙名化性格。其次，在前述二元對立的視角下，理論化的企圖就失去了它的正當性。也就是說，在「被」定位為負面、不成熟或是去主體化個體後的亞洲，在空間與建成環境甚至是都市化進程的論述中，往往被視為缺乏普遍性與指導性價值的經驗。最後，在前述的挑戰之下，由經驗性論述出發的亞洲當下與在地價值或是多元觀點常常面臨無法與國際學術社群建立鏈結的窘境。

就學術操作的實務面來看，這些挑戰最直接反映的就是在研究發表過程中的各種困難與挫折。我自己所經歷過的，在踏入學術圈十多年之間由國外回到臺灣所不停面對的，舉凡是無法找到相對應的區域研究平臺，就是被粗暴的評定為不適合以特定議題來探討的研究。很遺憾的事情是，這種情況甚至常常出現在臺灣的本土學術社群，由上而下的國際化以及與全球接軌的壓力，在需多情況下逼得本土學術社群在觀點與研究亮點上向西方知識主義（Western intellectualism）靠攏。以後殖民理論批判的觀點來看，這是很典型反轉東方主義的情狀（Anderson, 1990）——外來的權力知識主體，在支配意圖的前提之下對本土主體所建構與想像的偏見性與貶低性論述被本土主體接受與採用。也因為

---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這樣的「被定位」，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常常也變成在研究內容可以被拿出來討論前就被視為不適用 (desk reject) 的非受迫性門檻。亞洲作為事實地理的存在，也就往往需要由被複雜化的「亞洲」想像地理來拆解。舉例來說，我曾經以便利商店作為在唯物歷史觀下探討亞洲城市主義的空間史實性之研究的案例，就曾經在亞太地區頗具影響力及發展歷史的建築史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被判定為「不適用」的命題 (Lin, 2022)。在下面的討論，我將嘗試以自己在國際學術社群參與及發表的經驗，以我對亞洲建築與城市生活長期研究中所發展的「殖民地化的建築」概念 (colony architecture) (Lin, 2017; Lin, 2022) 所提出的以後殖民觀點出發的可能性，作為面對目前以當下亞洲作為經驗主體的空間研究在其理論化層面與國際研究社群接軌的現況與挑戰之方法論策略。以下的分析會沿著亞洲的文化寓意、亞洲的後殖民情狀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postcoloniality)、殖民地化的理論脈絡，以及當下亞洲的空間政治本質的分析展開。

## 一、紅毛、阿明跟羅惹的文化寓意

在東南亞新馬的華人論述中，有幾個具有文化象徵性的稱謂對進一步瞭解我在上文中提出目前空間理論相關研究在亞洲作為主體脈絡的發展，以及亞洲空間理論研究與國際學術社群的地緣政治關係所處的現況還有其間所隱含的挑戰有很直接的幫助，在亞洲的建築符碼上也各有相關的例證。它們分別為「紅毛」(Ang Mo)、「阿明」(Ah Beng) 跟「羅惹」(Rojak)。紅毛指的就是外國人，跟臺灣早期慣用的「阿度仔」稱謂同樣都是戲謔性的指涉在本土的脈絡下由外部進入的西方實體。在建築符碼的面向，日本近代建築中所稱的異人館 (Ijinkan, いじんかん) 就是借用與中立化這樣的概念來形容外國人在日本本土所設計興建的建築。阿明在星馬地區泛指的是具有濃厚本土氣息、教育程度低下且在極少程度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在地男性，相似的概念在女性稱謂上可以看到的是「阿蓮」(Ah Lian) 與「阿花」(Ah Huay)。這樣的人跟紅毛的形象形成了直接的對比。在臺灣的語境下，所謂的臺客、8+9，或是香港的 MK (旺角) 男女是相當類似的概念，主要是以抽象的「在地性」作為認同飛地化 (enclavisation) 的依據。在建築符碼上，有別於由專業設計者生產的、具鮮明獨特性色彩的建築，風土建築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的集體匿名特徵可以說是這個概念的空間再現。至於羅惹則是馬來文雜燴的意思。早期這樣的特徵常被形容成具有負面意涵的雜種，在當下後殖民反對二元論述的認識論下則由相對描述性較明確的雜揉 (hybridity) 作為代表——東南亞具共識的歐亞族裔 (Eurasians) 及峇峇娘惹

(Peranakans) 可以視為這個概念正面化的案例。在建築上，同樣出自於日本近代建築分類體系的擬洋風建築 (Giyofu, ぎょうふうけんちく) 則非常生動的詮釋羅惹的文化多元性及對於本土性的重新定位。

## 二、建築與城市研究論述在當下亞洲的後殖民情狀

在這個討論中，我所指涉的殖民與後殖民不是狹義上專指特定年代或是特定政權的區域性延展，而是廣義的、是認識論 (epistemological) 的指涉在文化政治論述上的支配關係狀態 (domination)。這樣的唯物歷史觀立場在論述的本質上回到 Michel Foucault 所強調的歷史不連續性 (discontinuity) (Foucault, 1972) 及權力／知識的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e) 結構 (Foucault, 1978)。也就是說，藉由觀察亞洲當下建築與城市研究論述的後殖民情狀，我在前文所敘述的二元對立認識論框架可以暫時在分析的層面上被現象學式的置入括弧 (bracketed) 用以避免過於果斷與極端屬性定位。更簡單的說，既然時間的連續性與演化過程在唯物史觀的解讀下不被理解為必然，研究理論的位置也就不再膠著於固定的文化地理位置。在這樣的視野之下，本土與其跨界域銜接的可能阻礙也有出現解套的可能。

## 三、殖民地化建築的概念

殖民地化的建築作為一個理論化亞洲空間論述的概念，首先採取的是一個羅惹的立場來再現空間在亞洲的後殖民情狀。這樣的立場不是立基於二元的方法論，也就是說，這個理論觀點沒有對錯，也不傾向於停留在支配性關係光譜的兩端，更沒有主張任何的正統或是純粹主義。借鏡於所謂殖民地的性格，亞洲的地緣政治無論是對內或是對外都呈現出動態的 (dynamic)、互為主體的權力與知識結構。殖民地的性格可以由六個特徵來辨識：(1) 集結的個體 (collective individualities)；(2) 適度的模糊性 (appropriate fuzziness)；(3) 專屬於亞洲的「殖民」與「後殖民」經驗；(4) 支配關係的重新部署 (re-dispositif)；(5) 相似於克里奧化 (creolisation) 的本土化情境；以及 (6) 一種眾聲喧嘩 (heteroglossia) 的歷史性在場。

集結的個體所強調的是支配關係的流動性狀態。就好比 Ackbar Abbas 對香港的文化觀察，由於各種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所謂殖民者與在其殖民地中被殖民者的對立關係往往會形成非對立的共犯結構 (collusion) (Abbas, 1997)，二

元對立的認識論自然也就不再適用。適度的模糊性所說的是一種過渡時期所呈現的史實性 (historicity) (Lyotard, 1991)，這樣的史實性既反映殖民地多元主體的性格，也強調後現代史觀以「複數」與「小寫」(histories) 的觀念來弱化二元認識論所強加的「選邊站」或是「高雅文化」(high culture) 政治正確——用臺灣的邏輯來表達，「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就是一種適度模糊性的再現。亞洲的(後)殖民經驗的特殊性則凸顯於支配關係的共時與歷時性交錯。不同於傳統殖民主義及後殖民論述在歐洲(或是「西方」世界)所呈現的明確系譜性，在亞洲常常在歷時性的面向有極度複雜的多重殖民現象，在共時的面向則多數伴有內部或是自我殖民的個性。後者所形容的特殊性在 Gayatri Spivak 所揭示的在印度社會中女性除了作為英國的殖民對象外也同時是印度男性的內部殖民對象而成為所謂的「底層人士」(subalterns) (Spivak, 1988) 可以清楚看到。由於前述的這些特徵，所以殖民主義所暗示的支配關係，在受到後殖民的氛圍浸淫後勢必會被重新部署。以建築理論的主體位置來說，不論是西方建築理論對歐洲中心論的重新「地方化」(provincialisation) (Crysler et al., 2012)，或是「非西方」建築理論在後殖民氛圍下由被支配者身分立基甚至轉型成為支配者身分的「負建築」觀點 (Kuma, 2004)，都是很明顯的例證。最後，由於這一系列盤根錯節的支配關係流動狀態，殖民地性格在認同感建構的過程中，對內會出現外部文化被在地化的現象，對外則是如同嘉年華般的共同存在(眾聲喧譁)狀態。

#### 四、「亞洲」空間政治與論述的本質

「紅毛」跟「阿明」的文化象徵在當下的亞洲空間政治論述中，無可避免的已經浸淫在全球化及多元文化所形成的共謀式高雅文化氛圍。也就是說，「紅毛」跟「阿明」的極端論述已經失去主流的調性。取而代之的是五花八門的各種雜揉文化——「羅惹」的概念在許多亞洲研究學者的加持之下儼然已經成為當下亞洲主流的認同政治性格。但是這不代表著國際學術體系一直以來的二元對立框架及西方知識主義已經成為過去式。在這樣的內外交夾下，「亞洲」這個字眼所隱含的本質就不再是中性的地理性指標，而是運籌帷幄地緣關係的動態平衡。就我的觀察，這恰恰是亞洲當代城市與建築所展現的後殖民情狀。所以要瞭解亞洲，「亞洲」這個字眼要以什麼方法論來理解與展開論述就變成非常關鍵的問題。近幾年間在國際學術交流場合頻繁被提出來討論的「亞洲作為方法」(Chen, 2010) 的觀點就是圍繞在這樣的關懷之下發展起來的。

作為感知到亞洲的後殖民情狀的視覺再現，對於亞洲空間政治的關懷可以說是相對於西方主流知識主義的各種「凝視」(Foucault, 1977)。Michel Foucault 對於凝視的解釋則非常到位的說明了今天亞洲在扮演仲介 (moderate) 與斡旋 (mediate) 各種權力／知識結構的仲要與關鍵角色。這些角色在立場上的差異非常的大，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反映了前文提及的三種文化象徵的下一代轉譯。

## 五、結語

在有限與特殊的空間下展開複雜的脈絡其實是亞洲空間理論研究在國際接軌的現況也是挑戰。在這篇短短的文章內談論這件事其實也同樣反映了這個情況。以下我會試著在本文最後的一個段落把上述複雜及多樣的理論脈絡，以及經驗性對照拉回我寫這篇文章的主題與企圖——現況、挑戰與可能對策。Edward Said 所主張的東方主義想像 (Orientalism) (Said, 1978) 可以說是催動各種「亞洲凝視」的基礎意識形態，因為亞洲的地緣政治因素不僅挑明了亞洲不太可能排除外來勢力的介入外，也打破了許多民粹主義學者所主張要回到「最初狀態」的論點。首先，全球脈絡收編亞洲的城市治理，許多城市追求國際規格 (global class) 的建設時反而凸顯在地空間的底層化 (subalternisation) (Yeoh, 2014)。其次，經歷重層殖民勢力支配的亞洲要退回到未受殖民介入的狀態是太過天真的想法，如同 Ashis Nandy 告訴我們的，殖民文化 (colonial culture) 帶給殖民地人民的感受是非常弔詭的，就好像是親密的敵人 (Nandy, 1983)。這也是殖民現代性 (colonial modernity) 至今仍然深深烙印在亞洲各個區域的原因，因為雜揉文化就好像是混入白砂糖的鹽一般，投入作為脈絡的水杯中後是不可能再輕易被區分開來的。

當然，主體性在這樣的後殖民情狀下浮現還是可以採取不一樣的面向來應對東方主義的想像地理介入。比較消極的可能是向殖民現代性屈服或是與其結盟的自我東方主義化。舉例來說，初獨立時的印度採用技術官僚主義 (technocracy)，邀請西方現代建築大師柯布西耶來重新規劃旁遮普首府昌地加就是很好的例子。比較積極的例子則是將被支配者的身分反轉。舉例來說，東南亞建築反映殖民現代性的熱帶性 (tropicality) 如果被用來詮釋當下全球永續環保的史實性 (Chang, 2012)，或許會是可以啟動這樣身分反轉的可能策略。也就是說，亞洲的「亞洲」如何被用一種有效的論述立場區分與其表面的中性地理位置指涉，將是亞洲空間理論接下來需要積極面對的重要課題。在這篇簡短的論

述中，我期望至少一個由後殖民觀點出發的嘗試，可以揭開面對這個課題的其中一道枷鎖。

## 參考文獻

- ABBAS, A.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NDERSON, B. (1990). *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J. H. (2012). Tropical Variants of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In: CRYSLER, G., CAIRNS, S. & HEYNEN, H.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Washington DC: SAGE Publications.
- CHEN, K. H. (2010).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s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RYSLER, G., CAIRNS, S. & HEYNEN, H. (2012). *The SAGE handbook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Washington DC: SAGE Publications.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On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KUMA, K. (2004). *Makeru Kenchiku*. Tokyo: Iwanami Shoten.
- LIN, F. C.H. (2017). *Architectural Theorisations and Phenomena in Asia: The Polychronotypic Jetztzeit*.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LIN, F. C. H. (2022).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of Architecture in Asia: A Lead from Display-nes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LYOTARD, F. (1991). *Phenomen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NANDY, A.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SPIVAK, G.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NELSON, C. & GROSSBERG, L.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ampaig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YEOH, S. G. (2014). *The Other Kuala Lumpur: Living in the Shadows of a Globalising Southeast Asian City*. New York: Routledge.